

第一章 在母亲的怀抱里

我的一生是一部美丽的童话 童话的情节曲折动人 主人公幸福无比。虽然我在孩提时代只身闯荡世界时 身无分文 举目无亲 但我遇见了一个美貌善良的仙女 她告诉我：“你要看准前面的道路 定下你的终生奋斗目标 那么 我会根据你的心志发展和理性要求 为你指路 保护你。”我的命运从未有过如此明智而又幸福的启迪。我一生的故事将把我感悟到的一切告知世间：仁爱的上帝安排世间万事万物。一切都至情至理。

1805 年，在欧登塞的一间矮小破旧的平房里，住着一对心心相印的新婚夫妇。丈夫是年轻的鞋匠 不到 22 岁 但已才华出众 富有诗的灵感 妻子年长几岁 虽然对外面的大千世界一无所知 但是富有爱心。结婚前不久 这个年轻人已经成为自由铜匠 他修建了自己的作坊 也做了新婚床第。这张床架子上不久前还安放着重病的特兰普伯爵夫人凭吊的灵柩。而 1805 年 4 月的第二天 架子上躺着的不是具裹着尸布、蜡烛环绕的贵族尸体 而是一个活生生、哇哇大哭的婴儿 那就是我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据说 当我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小婴儿时 哭个不停 甚至在

教堂里，我被带去洗礼时，我哭得那样地震天响，以至于牧师大声说：“这小孩的声音听起来像猫叫”。幸好有个穷法国移民戈马，他是我的教父，安慰母亲，说我哭得声越大，长大以后唱歌就会越好听。

我童年时的那个家是个狭小的单间，大部分空间都被工棚、床和我睡的高背长椅占据了。不过，墙上挂满了图画，抽屉里装着漂亮的杯子和装饰品，我父亲的长凳上方有个书架，摆着书和歌本。门板上有幅风景画，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一个画廊。

屋顶上面，与邻居屋顶相间的排水沟有个土箱，长着细香葱和荷兰芹。这就是我母亲的整个花园，在我的童话故事《白雪皇后》里，这个花园依然百花盛开。

我是独苗，被惯得不得了，不过，母亲不停地告诉我，我比她小时候幸福多了，还说我是在被当作贵族的孩子养大的。她小时候曾经被外公、外婆赶出去乞讨，因为她无法放下脸面乞讨，只好在欧登塞的一座桥下哭了一整天，这一场景在我儿时幼稚的想象中栩栩如生，我不禁潸然泪下——我在《即兴诗人》中的老多米尼加和《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克里斯蒂安的母亲身上，就分别表现了她的两种不同的性格。

我的父亲汉斯·安徒生，凡事都由着我。我是他的一切，他为我而活。所以，在他仅有的休息日——星期天，他常常花一整天的时间替我做玩具和图画。夜晚，常常为我们朗读拉封丹^①和霍尔堡的作品或者《天方夜谭》。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这个时刻才看得到他的笑容。作为手艺人，他的一生从未真正快乐过。

我的爷爷曾经是乡下家境宽裕的人家，后来，牛死了，农场

烧了，最后爷爷疯了。奶奶只好和他迁移到欧登塞，并把她聪明的儿子送到鞋匠那儿当学徒，只能如此，尽管父亲的心愿是上文法学校。我那可怜的父亲从未看到他的梦幻成真，但是，他从未忘记过去。记得有一次，看到有个文法学校的学生到我家定购一双新鞋，我看见父亲泪眼闪烁。

冬天的晚上，父亲为我朗读故事或者替我制作玩具；夏天，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带我到树林散步。在树林里他不和我谈话，而是坐着陷入沉思，我到处跑着采摘草莓，串成圆形的花环。母亲只有在五月整个树林嫩芽迸发时她才出门散心。那时，她穿着棉布印花裙子，我记得这也是母亲在那些岁月里拥有的唯一一套最好的装束。树林散步回来时，她常常抱着一大捆桦树枝放在我们家刷得干干净净的炉子后面。我们总是把金丝桃树枝插在屋梁的裂缝里，把树枝生长的方式当作寿命长短的象征。

我最初的记忆中，有一件事深深地烙刻在了我的心上。我和父母一道前往参加监狱看守在欧登塞监狱举行的一次家庭舞会。看守是我父亲的朋友。他邀请我们去吃晚饭。那时在我看来，欧登塞监狱是类似盗贼和强盗故事的栖息地。我常常站在离监狱有一段距离，感觉安全的地方，听里面的男男女女坐在纺车旁唱歌。在监狱里，我们又吃又喝，旁边有两个罪犯伺候。不过，没有人能说服我尝任何东西。母亲告诉他们我病了，把我放在一张床上。但是我可以听见纺车在附近唧唧作响，还有愉快的歌声，我分不清这是我的想象还是现实，但我确实知道我一直很害怕，很紧张；不过，躺在那儿，想象着自己处身于一个到处是强盗的城堡，感觉挺好的。

在我的孩提时代 欧登塞和现在的样子迥然不同 但那时我以为它落后哥本哈根整整一百年。那儿的人们仍然遵循许多习俗和传统，而在首都这些东西早已消失殆尽。

狂欢节那天，屠夫们常牵着一头以花圈盛装的大肥牛穿过街道；一个身穿白衬衣、背插双翅的小男孩骑在牛背上。海员也在狂欢节期间参加游行 乐队喧嚣 旗帜飞扬 最后 还有两个最勇敢的摔跤手在横跨两艘船的一条木板上比赛，没有掉下水的那个人就是胜利者。

然而 留在我记忆最深处的是 1808年西班牙人在弗恩岛驻扎。丹麦与向瑞典宣战的拿破仑缔约。在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应该站在哪一方时，一支法国部队带着西班牙援军已在弗恩岛中部驻扎下来 准备穿越丹麦 到瑞典去。我那时还不到三岁。据说法国军队十分傲慢、专横 西班牙士兵则比较善良、友好 他们之间有着刻骨深仇；可怜的西班牙人最令人同情——一天，一个西班牙士兵把我揽在怀里，把我的双唇紧紧压在他袒露的胸膛上的一块银像章上。记忆中，母亲对此愤恨不已。因为她认为这种行为带着天主教意味。但是 我喜欢那块像章 喜欢那个外国士兵，因为他绕着我跳舞，亲我，然后垂泪而泣。他在他的家乡西班牙肯定也有孩子。我看到他的一个战友由于杀死一个法国人被拉出去处决。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件事情，写了一首小诗《士兵》 由察密索译成德文。该诗作为原版德文歌收录在德文的《战士之歌》中。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六岁时，也就是 1811 年的大彗星事件。母亲告诉我，彗星的到来意味着它将毁灭地球，或者就是我们在《西比拉预言》中读到的那些可怕的天灾即将降

临。当时的我一直把这些迷信传言看成和深奥的宗教真理一样令人敬畏。我和母亲以及一些邻居站在圣克努特教堂前的广场上，看到了我们极害怕的东西，那颗硕大的火球拖着耀眼的尾巴。人人都在谈论邪恶的预言和最后审判日。父亲和我们站在一起，他并不苟同其他人的观点，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是正确的、很有道理的解释。然而 母亲摇头叹息 邻居们也对他摇头。父亲放声大笑而去。我却被吓得半死，因为他和我们有不同的信仰。到了晚上，我时刻提防着彗星破空而降和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祖母每天都到我家——虽然有时只是逗留片刻——主要是来看望她的小孙子安徒生，因为我是她的欢愉和乐趣。她很安静，有一双温柔的蓝色眼睛，体形纤细，是个很招人喜欢的老婆婆。她曾是一个家境宽裕的农民媳妇，现在却已经陷入贫穷的境地。她和弱智的丈夫住在一座小房子里，这小房子是用最后剩余的微薄积蓄购置下来的。不过，我从未见过祖母流泪，印象中她经常轻声叹息，然后对我说起她母亲的母亲如何与情人从她父母家中出逃，因为这一切，她的后代都得遭受惩罚。祖母受雇看管医院的花园。每个星期六晚上，她都给我们带一些允许带回的鲜花。这些鲜花装饰着母亲的五斗橱。但是，这些花都是我的财产。我可以把它们都插在花瓶里。这是多大的一份快乐啊。

她每年清理两次花园里的枯叶，把它们放在医院的大锅炉里烧成灰烬。在那些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是和她度过的。我躺在成堆的绿叶和豆梗植物上。我可以和鲜花做游戏，另外，更重要的是，和家里相比，在这儿我可以得到更好的食物。那些无攻击性的精神病人都可以在医院的庭院里散步。他们常常来窥视

我们。我带着好奇而又恐惧的心情听他们唱歌、聊天，有时候我还跟着他们走一小段路来到庭园的树下。

紧靠焚烧枯叶的锅炉的地方有一间专门为穷苦的老太婆设的纺线房。我是那里的常客，并且很快成为最受她们欢迎的人物，因为我和她们在一起时，能言善辩，用她们的话说，这意味着“如此聪明的小子寿命不长”——一个让我大为受用的说法。我偶然听到大夫讲授人体内部结构的知识，还有心脏、肺以及肠子等等，足以让我对老太婆们即兴高谈阔论一番。我非常自负地在门板上画了许多圈圈代表小肠、大侃心脏和肾。这些都给那些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们认为我是一个聪慧异常的小孩，并且，以讲童话的方式来犒劳我。一个和《天方夜谭》一样精彩的世界由此在我面前展开。这些老太婆为我讲的故事以及我在精神病医院看到的一切都无法从我心里抹去，再加上我非常迷信，所以夜幕降临时，我几乎不敢出门。于是，我常常在夕阳西沉时上床睡觉，我深陷在自己的思想和梦境中，以至于真实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我对迟钝的祖父深感畏惧。他只和我说过一次话。他常常用木头雕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兽头人、长翅膀的动物和各种奇异的鸟儿。他把这些都装在篮子里，然后带着去乡下，很受乡下妇女的欢迎。事实上，因为他给她们以及她们的孩子带来了这些奇特的玩具，她们甚至送给他麦片和火腿，让他带回家。有一天，他从欧登塞回来，身后追着一大群男孩，高声叫喊着。他们冲过去的时候，我惊恐地躲在楼梯后面，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他的亲骨肉。

我几乎不和其他男孩玩。即使在学校，我也从不参加他们的

游戏。在家里，我有父亲为我做的许许多多玩具，有拉一下绳子就可以翻页的图画；有拧紧发条就可以让磨坊主跳舞的踏车，好几套透视图，还有许多有趣的小玩意儿。而且我还发现为布娃娃缝制衣服是一种极大的乐趣；我在家旁边的醋栗灌木丛旁用扫帚柄和母亲的围裙搭成的小帐篷，有时候我坐在那儿，望着醋栗灌木的树叶长大。我是一个少有的梦幻小子，经常闭着眼睛四处走动，让人误以为我视力极差。

有一个老教师自己办了一所小学 她教我认字母表、拼写和阅读。她常常坐在时钟旁的高背扶手椅上，随身带着一根粗木条。学校规定我们拼单词时必须使尽吃奶的力气大声读出来。那位老师不敢打我，因为我母亲送我上学时曾与她约法三章，不能打我。因此，有一天当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挨了一鞭子时，我一句话也没说 就跑出了学校 回家向母亲告状 要求转学。我真的换了一个学校。母亲送我到卡斯登先生的男校。学校里也有一个女生，虽然她比我年长一岁，但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常常念叨什么有用 什么实用 还有打工什么的。她说 她特别想学好算术，因为她妈妈说，只要她学好算术，就可以成为大庄园的牛奶场女工。我说：“我成为一个贵族时 到时你一定到我的城堡来。”她对我的话嗤之以鼻 并告诉我 你只不过是一个穷小子。有一天 我画了一幅我称之为城堡的图画，并向她保证，我是一个出身华贵的子弟，上帝派来的天使曾前来和我说话。我想用对付医院那帮老太婆的办法来打动她。不过，她不像老太婆那样信以为然。她神情古怪地看着我，然后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孩说：“他像他爷爷一样神经错乱。”听到那句话时我浑身打了个激灵。我如此信口雌黄只是希望自己身价抬高，而我的话最终落了个让别人认

为我像爷爷那样是个神经病的下场。我再也没和她说过这些事，不过我们再也不是以前那样的玩伴了。我是学校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因此其他男孩玩游戏的时候，卡斯登先生总是抓住我的手，以防别人把我撞翻。他很喜欢我，送给我蛋糕和鲜花，还会慈爱地拍拍我的脸蛋。有一天，有个大个男孩没有复习功课，作为惩罚，他被罚站在桌子上，手持书本，我们则围着他而坐。我十分沮丧。这个违反纪律的学生因此得到了宽恕。后来，这个可爱的老头成为索声电报局的经理。几年前他还住在那儿。人们告诉我，这个老人带游客参观的时候，笑容满面地告诉客人：“你们知道吗？如果我告诉你们，我这个穷老头曾经是大诗人安徒生的启蒙老师，你们可能不相信。安徒生过去在我的学校上过学呢。”

收割季节，母亲有时带我到田地里捡麦穗。我和她一道去，感觉就像《圣经》里的路得，在波阿斯的地里捡麦穗。有一天，我们到了一个镇长以性情暴烈而著称的地方。我们看到他手中握着吓人的长鞭走过来。母亲和其他人一哄而逃，我光脚穿着木屐，情急之下，把它们都甩了。由于麦秸刺脚，我无法快跑，落在了后面。他追上我，举起了鞭子。我盯着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大喊：“上帝明眼昭昭，你怎敢打我！”这个暴烈凶恶的男人一下子变得温柔起来。他拍拍我的脸，问我叫什么名字，还给了我一点钱。当我把钱拿给母亲时，她看着别人说：“我的儿子安徒生是个奇特的孩子。人人都对他好，连这个坏蛋也会给他钱。”

长大以后，我变得虔诚而又迷信。我对贫困的威力没有一点概念。我明白父母的日子只能糊口。但他们总让我丰衣足食。我的穿着甚至可以说很帅气：一个老婆婆把父亲的衣服改给我穿，母亲的三四块丝绸轮流缝在我的胸前，权当背心。一块宽大的手

巾在我的脖子上扎成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的头用香皂洗过，头发梳到两边。我就这样衣冠楚楚。第一次和父母去剧院时我就穿着这身行头。那时 欧登塞已经有一个建筑豪华的戏院。我想是从特兰普伯爵或是哈恩伯爵的剧团起开始营业的。我看的第一出戏是德语剧，导演名叫弗朗克，他经常上演歌剧和喜剧。那出戏是霍尔堡改编成的歌剧《政治工匠》。我一直不知道是谁创作的音乐 但是可以肯定 这出戏是被改编成德文歌剧的 而且，戏院和观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没有让我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未来的诗人。我父母后来告诉我 我看到戏院和那么多人的第一个惊叹是：“如果我们拥有的黄油和这里的人一样多 那我能吃到多少黄油啊！”然而 不久以后 这家戏院成了我最爱去的地方。但是 由于我只能偶尔到那儿一趟 所以 每年冬天我都和负责在外面贴广告的彼得·将科交朋友。他每天给我一张海报，我呢，尽心尽责地帮助他在我住的地方张贴广告以回报他。即使我无法到戏院看戏，我也可以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看着海报，根据戏名和剧中的角色 自己想象出一整部喜剧。那是我的第一部无意识的文学作品。

我父亲读的不单单是戏剧和故事 他也喜欢历史作品和《圣经》。他常常静静地思考读过的书。当他和母亲谈起这些时 母亲一点都不理解 所以 他也就变得越发沉默了。有一天 他合上《圣经》 说了一句：“耶稣和我们一样是人 但他是个不平凡的人。”母亲被这几句话吓傻了 顿时泪水如注。我在恐惧中向上帝祈祷，祈求他原谅父亲的这些不敬之辞。

“魔鬼就在我们心中 除此之外 再没有了。”有一回我听到父亲这么说 我的心一下子为他和他的灵魂充满了焦虑，一天早

晨 父亲在他的胳膊上发现了三道划痕 可能是被床上的钉子划的 但我完全同意母亲和邻居的意见 相信那是魔鬼夜间降临以证明自己确实存在。父亲的朋友不多 闲暇时间 他最喜欢独处 或者和我到树林里散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乡村定居 现在碰巧有这么一个机会 弗恩岛有个庄园需要一个鞋匠 必须在附近的村庄住下 他们可以免费提供一座房子 还有一个小花园和一个养牛的牧场 靠这些 加上定期从庄园里接的活 他可以生活得很好。父母认为如果可以得到这个差使 他们就只有高兴的份儿了。父亲必须做一件活儿试一试。有人从庄园送来了一块丝绸 让他做成一双舞鞋 皮革得他自己出。好些天 我们都在谈这件事,其他一概不想。我一直盼望着我们将拥有的那个种满鲜花 灌木青翠的小小花园 想着自己可以沐浴在阳光里 聆听布谷鸟的歌唱。我这么热切地向上帝祈祷,请求他满足我的愿望;这就是他所能恩赐给我的最大幸福。——终于 鞋做好了。在家里 我们庄严地凝视着这双鞋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的命运。父亲用他的手帕把它包好 然后出门去了 我们坐在家 等着他满脸喜悦地回家 然而 当他回来时 脸色苍白 怒气冲冲。他说 那位太太连试都没试那双鞋,只尖刻地扫了一眼,说丝绸给弄坏了 她不能雇用父亲。“如果你浪费了你的丝绸,”父亲说,“那么我也情愿浪费我的皮革!”然后他拿出刀子把鞋底切了。——我们到乡下去住的希望就这样成了泡影。我们三个人都哭了。我以为上帝也可以同样轻易地满足我们的愿望 如果他这么做了 我或许早成了一个农夫了 我的未来一定和现在大不相同。从那以后 我常常想 上帝是不是为了我的将来的缘故才拒绝赐予我父母幸福。

我父亲在树林里的散步变得更加频繁 并且他毫不休息。他密切关注报纸上的德国战事，脑子里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件事。拿破仑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认为拿破仑从无名之辈成为将军的历程是他追随的最佳榜样。丹麦和法国结盟；除了战争，人们什么都不谈。父亲自愿去当兵，希望回家时是个中尉。母亲哭泣不已，邻居们耸耸肩说没有必要，他这么去吃枪子真是发疯了。那时候 士兵被视为贱民，一直到近代 在反抗领地里的叛军的战争中，我们才赋予士兵以应得的荣誉。

我父亲所在的连队出征的那个早晨，我听到他高兴得又唱又说，但他心里十分难过；从他和我吻别的冲动举止中我可以看出来。鼓声敲响时 我独自呆在屋里 躺在床上出麻疹。母亲流着泪 陪着他一直走到城门。他们走了之后 老祖母走进来 用她温柔的眼睛看着我，说如果我现在死了倒是好事，不过上帝的意志总是最好的。那是我记忆中第一个真正伤心的早晨。

然而 我父亲所属的军团还没到霍尔斯坦 战争就宣告结束了。这个志愿军士兵很快又坐回到他的作坊里，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样。

我照旧玩木偶戏 用德文表演戏剧 因为我看到的演出都是用德文。不过 我的德文纯属胡扯 是我一边演一边编出来的 里面只有一个单词是真正的德语：“Besen 扫帚”)是我从父亲从霍尔斯坦带回来的词汇中学来的。“你确实从我的这次旅行中获益不少。”他开玩笑地说，“天知道你是否要走那么远 不过 你一定会的。记着这一点 汉斯·克里斯蒂安。”但母亲说 只要她在这件事上还有些发言权，我就应该呆在家里，不要像父亲那样把身体弄垮。

他的身体已经垮了 行军和军营生活使他不堪重负 他不习惯这样。一天早上，他在幻觉状态中醒来，谈起了战争和拿破仑。他幻想自己正在听取拿破仑的命令 并且亲自指挥。母亲立即让我去找人帮忙 不过不是找医生 不 我是去找所谓的“智慧女人”她住在离欧登塞几英里的地方。我到她家之后 她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拿了一根羊毛线量我的胳膊 在我身上做了些奇怪的记号 最后在我胸前放了一枝绿色的树枝 她说这和上帝殉难的那棵树是一样种类的树 又说“现在沿着河岸回家。如果你父亲即将去世的话，你会遇到他的鬼魂。”

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害怕 那时我满脑子都是迷信的东西 满脑子都在胡思乱想。“但你没遇到什么东西吧？”我回到家的时候 母亲问道“没呢。”我安抚她 心却扑腾扑腾乱跳。第三天晚上，父亲谢世而去。他的尸体放在床上。我和母亲睡在地板上，一只蟋蟀唧唧而歌 通宵达旦。“他已经死了，”母亲对着它喊道“你不必叫唤他 冰女已经把他带走了。”我理解她说的话。我记得去年冬天 家里的窗户都封冻了 父亲让我们看窗玻璃上冻成一个伸展着双臂的女人形象的冰花。“她一定是来带我走的。”父亲开玩笑说。现在 他躺在床上死了。母亲记起了这些。他说过的话 占据了 my 整个思想。

父亲在圣卡努特教堂墓地落葬。如果你从圣坛方向走过来，就在教堂门的左手边。祖母在他的坟上种了玫瑰。在后来的岁月里 其他人也葬在同一处 现在 野草早盖没了一切。

父亲死后 就没有人管我了。母亲出门洗衣挣钱 我则在家以父亲为我做的小戏院为伴。我给小木偶们缝制衣服，阅读剧本。人们告诉我 那时我个子老高 瘦得很难看 头发金黄、浓密；

出门总是拖着木屐，无所冠带。

离我家不远处住着班克弗罗德夫人。她是教士遗孀 和她的姑姑住一块儿。她们允许我随时去她们那儿玩。她们挺喜欢我的 所以我在她们那儿消磨了大部分时光。这是第一个我能找到家的感觉并且属于有文化阶层的家庭。那个过世的教士写过诗，在那时的丹麦文学里有点儿名气。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纺织歌》。在我的《丹麦诗人花絮》里 我这样写过一个我的同代人已经淡忘了的人：

丝线断了，纺车静默着，
唧唧的歌声终于逝去。
年轻的歌很快就会消失
在遥不可及的过去。

就是在这户人家里 我第一回听到“诗人”这个词。她们说到这个词时 脸上露出敬畏的神情 仿佛它是某种神灵。虽然父亲给我读过霍尔堡的喜剧 然而 那不是她们所谈论的 她们谈的是散文 是诗歌。“我哥哥 就是那个诗人，”班克弗罗德的姐姐这么说的时侯 双眼激动得闪闪发亮。从她身上 我懂得诗人是一个多么令人自豪、令人快乐的称谓。也正是在这户人家里 我第一次接触了莎士比亚的作品 尽管译文粗糙 但是那些大胆的描写、暴力事件以及巫师和鬼魂都正好合我的口味。我立即开始在我的木偶剧场表演莎士比亚悲剧。在我的想象中，《哈姆雷特》里的鬼魂和荒原上神志不清的李尔王都是活着的人物。一出戏中，死的人越多 我越觉得它有意义。就在这个时候 我写了第一部

戏。无非就是一出悲剧，剧中所有的人都死了。我从一首关于皮刺摩斯和提斯柏^②的老歌中借鉴了这个故事，不过把情节范围拓展了，加了一个隐士和他的儿子。他俩都爱上提斯柏并都在她死的时候自杀身亡。隐士的大部分台词都引自《圣经》以及巴力主教的《教理小问答》中的段子，尤其是那些有关邻里职责的段落。我把这出戏称为《阿波尔和爱尔维拉》。我带着巨大的满足和喜悦对所有我能想到的人朗读我的剧本，然后，我来到我的邻居那儿。我的邻居不失机智地说：“你的意思是你的剧本叫《一个无聊和废物的故事》？”这句话把我的满腔热情浇了个透心凉。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对这出戏赞不绝口，而她却在取笑我和我的戏。我非常沮丧地把这一切告诉我母亲。母亲说：“这出戏不是她儿子写的，所以她才这样说。”我心里得到莫大安慰，并开始构思新戏。这次我以更加豪华的手法来创作。戏中出现了国王和公主。当然，从莎士比亚的戏中我可以看出，这些人物的说话方式与其他男男女女毫无差别，但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问母亲和几个邻居国王说话时是什么模样，但是，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他们说欧登塞有国王的时候已经是好些年以前的事儿了，不过，他们说 he 或许说的是外语。因此，我给自己找了一本字典模样的书，里面有附带丹麦语译文的德语、法语和英语单词。这本书对我的帮助可大了。我从每一种语言中挑出几个单词，把它们揉在国王和公主说的每一个句子里。“Gutenmorgen（德语：早上好），Monpere（法语：我的父亲）；Har De Godtsleeping（丹麦语和英语：睡得好吗？）”就是其中的一句台词。这是地地道道的巴别^③语言。我认为这是这些高贵人物讲话的唯一合适的方式。每个人都得听我的戏。对我而言，大声朗读自己‘创作’的戏是一种无尽的

喜悦。我倒从来没有想过 对听的人来说 这可能永远都不是件快乐的事情。

我邻居的儿子在一家布厂打工，每周可以赚一小笔钱。相反 我呢 用街坊邻居的话说 是“四处游手好闲，一事无成”。因此 母亲最终决定 我也应该到那家工厂干活。“这不是为了钱，”她说，“而是为了让我知道我儿子在哪里。”

老祖母把我带到那家工厂 却感到深深的不安。她说 那是因为她从未想到我也不得和那些邋遢的男孩厮混在一起。

在那家工厂打工的熟练工人中有不少德国人。他们在一起快乐地谈论、唱歌。粗俗的玩笑使这儿充斥着放荡的笑声。这些玩笑和笑声传进了我的耳朵 但从未驻留在我心中 从中我认识到这些东西对一个孩子单纯的耳朵而言是无能为力的。那时 我有一副出奇、漂亮的高音嗓子，而且一直保持到我十五岁那年。我知道人们喜欢听我唱歌。在工厂，人们问我是不是会唱歌时，我立即放声高歌起来 并大获成功 我的活儿则留给其他男孩去做。一曲歌罢 我告诉他们我还会演戏。我记得霍尔堡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全部情景，并把它们朗诵出来。

男男女女都友好地向我点头、微笑、鼓掌。如此一来 我发现 在工厂的前一段日子非常快乐。然而 有一天 正当我对着他们唱歌 每个人都在谈论我的高音和清晰的声调时 有个熟练工叫了起来：“他不可能是男的 他是个小女孩！”说完 他一把抱住了我。我大声尖叫起来。不过 其他人觉得这个下流的玩笑很好玩，立即按住我的手脚。我尖声叫喊 像女孩那样羞红了脸 冲出工厂回到母亲的身边，她立即答应我不再让我去工厂了。

我又一次拜访班克罗弗德夫人。我倾听她大声朗读 我自己

也读 还在那里练习裁缝手艺。我认为 这对于我的木偶戏院来说是必需的手工。我缝了一个白色的针垫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班克罗弗德夫人。长大成人以后 我发现这个针垫还被保存着。我还认识另一个街邻的教士遗孀。她让我为她朗读从外借图书馆借来的书。其中一本大概是这样开头的：“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雨点敲打着窗玻璃。”她说：“这一定是一部相当不错的书。”我很无知地问她如何知道，从文章的开篇我可以鉴别得出来，她说：“这本书肯定很出色。”我十分敬佩她的洞察力。

收获的季节 有一回 母亲带着我从欧登塞来到她的出生地波根斯居民区的一座大厦。住在那里一个女人 她的双亲曾经雇佣过母亲 曾说过我们一定得找个时间来看望她 而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我们花两天时间才到达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得一路步行。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庄园。他们用美味来招待我们。乡下给我的印象太美了 我甚至希望在那儿住一辈子。那时候正好是啤酒花采摘的季节。在谷仓里 我与母亲 还有许多农民乡亲坐在一块儿 帮忙采啤酒花。所有的人都会讲故事 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以及看到的许多神奇的事儿 比如长着偶蹄的魔鬼 还有他们知道的不少鬼魂和预兆。这些人中有一个老农说上帝知晓一切 包括已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事儿。这些话在我的心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它们一直占据我的整个思想。邻近傍晚 正当我在离住处有些距离的地方独自散步时，我来到了一个深水塘旁。我爬到水里的一块大石头上，心里闯进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上帝是否真的知道要发生的一切。“嗯 现在他决定我应该活得很老，”我想，“但是 如果现在我跳到水里让我自己溺死 那么，结果就不会是他所希望的。”一闪念之间 我坚定而义无反顾地

决心溺死自己。我转向水最深的地方——这时一个新的念头掠过我心头：“这是魔鬼想把我控制在他手心。”我发出一声惊叫，飞也似的跑回家投入母亲的怀抱痛苦地哭了起来。然而母亲也好，其他人也好，没有人能够从我嘴里问出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肯定看到了什么鬼魂。”一个女人说。我自己几乎也这样认为。

母亲再嫁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是个年轻的鞋匠。他的家族也是手工艺人，不过，他们都认为他的结婚是掉价了，都拒绝我和母亲去看望他们。我的继父是个安静的年轻人，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睛，通常脾气温和。他说他不会干涉我的教育。事实上他也确实给了我自由发展的空间。因此，我整个儿为我的图画和木偶戏院而活，比什么时候都满足，因为我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彩色布片，并亲手把这些布片裁制成戏服。母亲认为，如果我希望成为裁缝的话，这倒是很好的实践。她相信，我天生就有这种天份。我却说我想成为一个演员。这是我母亲坚决反对的事儿，因为关于演员这个行当，她只知道走钢绳的和那些流浪表演者。她把这些都归纳为同一类型的人。“那样你肯定会经常挨鞭子，”她说，“然后挨饿好使体重减轻，还要吃油好让你手脚灵活。”——不，我得成为裁缝。“看看人家裁缝斯泰格曼先生的地位有多高。他是城里最棒的裁缝。”他住在克罗斯街，看看他的店玻璃有多大，还有助手坐在桌旁。哦，要是你成为他们中的一个，那该多好。”

我从成为一个裁缝的前景中找到的唯一安慰就是，那样我就真的能够为我的戏院弄到许多零碎布片了。

我的父母又沿街往上搬了家，正好在芒克米尔门旁边。我们